

电视文艺节目的黄金十年

冷松 郭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电视文艺节目发展走入黄金十年，也是创新十年。十年来，电视文艺节目从大众普及、博采众长，走向自主创新与文化复兴，以人民为中心，打造出一系列审美普及与提高兼具的文艺精品。

让梦想飞跃大山

云南省话剧院《桂梅老师》进京演出

王文君

云南省话剧院创作的大型原创话剧《桂梅老师》6月30日开启全国巡演，在江苏海门、安徽马鞍山、福建福州等8座城市为观众献上11场精彩演出后，8月9日，该剧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

张桂梅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她带病扎根云南贫困地区数十年，推动创建了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帮助数千名女孩改变命运，走进大学。如今，这些女孩走上各种工作岗位，回馈社会。

《桂梅老师》由王宝社编剧，王宝社、常浩导演，李红梅领衔主演，2021年6月在云南昆明成功首演。今年3月，该剧曾作为“大戏东望·2021全国话剧展演季”邀请剧目在首都剧场上演，感动了许多北京观众。

云南省话剧院院长马捷表示，剧院近年来一直把目光瞄准身边的英雄模范人物，先后创作了以云南保山原地委书记杨善洲为原型的《守望心灵》、以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原县长高德荣为原型的《独龙天路》和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为原型的《农民院士》等，并先后到北京演出。通过《桂梅老师》的创作，云南省话剧院希望塑造一位真实感人的英模形象，从更深层次上展现张桂梅的内心世界。

常浩表示，这个剧目从2020年12月开始创作，主创们经常接触桂梅老师，“对她了解得越多，越觉得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每一次排练和演出，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学习。”王宝社在创作过程中力求凸显人物个性，使人物立体化，“要郑重地表现桂梅老师的信仰、追求，同时展示她善良悲悯、母爱如山的性格底色，体现出古往今来中国杰出女性和优秀母亲的特征。”

作为云南打造的文艺精品，《桂梅老师》先后成为“云南省文艺精品项目”和“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并曾荣获第十六届云南省新剧目展演优秀剧目奖和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等。



话剧《桂梅老师》剧照。出品方供图



深耕文化 守正创新

十年来，我国电视文艺界致力于文化振兴与美学复兴，不仅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美学精神，而且做到守正创新。守正不仅是在价值观层面守正，更是创新成功的保证。在本土文化资源中寻找创新源泉，在选题策划中聚焦非遗等文化载体，使传统文化基因成为一种趋势，是近年来我国电视文艺节目最大的亮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考古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北京卫视的《上新了故宫》，浙江卫视的《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河南卫视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广东卫视的《国乐大典》《技惊四座》等，把古代典籍、建筑、非遗等作为文艺节目的创作载体进行资源研发；在节目形态上，从一开始引进西方节目模式、借鉴海外的节目题材和形态，逐渐转变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自主原创。此外，敢于触碰新题材也成为现象级电视文艺节目的共同特点，诗词变成益智题目，厚重难懂的古籍变成戏剧，这些在之前的电视文艺节目中都是未曾出现的。传承中华文化，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洋为中用、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才是中国特色电视文艺节目发展之路。

联通圈层 雅俗共赏

新媒体时代的优秀电视文艺节目，都做到了节目质量与传播效果的双丰收。这其中，创新与匠心是其品质基础，可亲与可爱是其氛围调性，“四端联动”是其破圈保障，青年触达是其未来目标。这些节目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触达每一个垂直细分圈层，利用电视的超级宣推、网络的前沿探索、微信微博的舆论触发和短视频的精准到达，形成

“四端联动”的破圈矩阵。文艺节目借助媒体融合的力量与网络传播的翅膀，飞入寻常百姓家。

成功的电视文艺节目不能不谈传播，成功的传播不只有新闻热点，还有让文艺抵达大众心灵的助推力。《万象回春》的“萌”，《唐宫夜宴》的“美”，《古韵新春》与《只此青绿》的“雅”，几个现象级海外传播作品各有特色，通过画面语言的美学升级，这些电视文艺节目对选题进行二度创作，达到了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的海外传播效果。

十年来，许多电视文艺节目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这些节目的特点，归根结底是以自信为根本，爱国为灵魂，国风为底色，时尚为韵味，形式为入口，想象为动力，社交为手段。优秀电视文艺节目影响了青年一代，而且曲高不再和寡。

重视实践 创研调研

社会效益与节目内容的协调发展也是电视文艺节目这十年的特色之一。十年前的电视文艺节目中，单一展示型节目居多，体现出媒体“建设行为”的相对较少。近十年来，具有文艺特性与社会效益的电视文艺节目增多，文艺节目更重视价值观的体现，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比如电视节目中注重与文化旅游、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融合，提升了社会效益。

创研与调研成为现象级电视文艺节目诞生的前提。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很多创作单位都秉承长时间、躬身入局式的深度调研与创作原则，他们说：“没有8个月调研，就没有80天拍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中国诗词大会》首季经历了两年多的筹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魅力中国城》对入选的每一个城市都进行了严格把关与实地考察。精心制作才

有电视文艺节目的沉淀与破圈，这已经成为业内共识。

融合科技 技术革新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文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电视文艺节目进一步腾飞。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智能化、数字化手段让影视制作流程再造，效率大大提升，短视频、算法浓缩了时间与空间，更为精准地推送到观众面前；AR、VR、XR、区块链、元宇宙方兴未艾——这些技术让电视文艺节目创新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平面化、单一展示型的传统文艺节目在进行立体式、穿越式的升级再造，虚拟穿梭、时空交互、沉浸式欣赏成为关键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国家宝藏》以虚拟技术、奇幻视效对国宝的故事进行场景化演绎，实现了沉浸式的视觉效果与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在拥抱技术革新的同时，电视文艺节目更强调坚守人文精神，避免技术奢华、过度包装、形式大于内容。在日新月异的自媒体环境下，电视文艺节目一方面迭代变革，另一方面始终把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作为不变的追求，更加重视文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性、审美性，让技术为思想和内容服务。因此，十年来，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并重、审美提质和通俗表达并存、创意升维和融合传播并进、题材挖掘和样态开拓的文艺精品不断涌现。

未来，我们要发展大众化的电视文艺节目，也要走文化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内容不断创新与精品化将成为我国电视文艺节目发展的新常态，从而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文艺永远追求高峰，引领我国电视文艺节目走向下一个黄金十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压题照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节目现场。出品方供图



电视剧《少年派》剧照。出品方供图

青春元素跃然荧屏

李少飞

2019年《少年派》播出后，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专家的认可，我作为青年导演备受鼓舞。在筹备《少年派2》的3年里，我和剧中人共同成长，同时也深入思考：如何让青春元素这一现实题材中的“胶原蛋白”更富活力，如何将家国使命和社会责任更好地融入对个人、家庭命运的书写。

《少年派2》从大学生毕业走向社会的人生节点开始讲起。生于21世纪的年轻人作为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他们的父母步入中年，正在迎接工作和家庭的考验。这部剧将两代人共同成长的主题放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呈现的是不同代际的人们不同的人生经历、生活态度和现实感悟。年轻人积极乐观、奋进向上、相互扶持帮助，敢于迎接工作与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中年人则勇于纠错、甘于付出、善于沟通，用豁达的心态温暖着身边每一个人。这是《少年派2》希望呈现的这个时代普通人的精神面貌。

与年轻演员的合作令我惊喜，让我坚定了通过他们的表演，将角色的精气

神触达观众的信心。经过3年锤炼，他们在各方面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对这部剧的理解不是仅仅停留在人物层面，还涉及剧本的结构，而且他们开朗自信，心态更放松，天然去雕饰的鲜活颇具感染力。

《少年派2》还注重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的彰显。剧中人始终朝着理想奋进，不仅为找一份工作、实现自我价值，更重要的是希望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够创造利他价值。他们不仅能从生活的打击之下重新站起来，更将个人的进步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融合在一起，体现出青年一代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担当意识。

现实题材剧要求创作者有“锦心绣口”，善于从生活中寻找灵感，用纷繁的艺术手法丰富作品的表达空间。《少年派2》走出校园、家庭，走向更广阔的时代生活，努力实现创作理念的进阶和主旨内蕴的深耕，实现了创作者共同的目标。(作者为电视剧《少年派》《少年派2》导演)

人间烟火 最引共鸣

——影片《人生大事》观后

王一川

影片《人生大事》讲述的是男殡葬师莫三妹在工作中偶遇逝者的外孙女小文，意外地在职业和人生态度上都发生转变的故事。该片着力表现了他俩之间从尖锐对立到相濡以沫的变化过程以及莫三妹从市井小混混到正直、友善、负责任的市民的转变过程。

影片精心刻画了莫三妹性格和人生态度的纵向演变。第一阶段是他与偏执于寻找逝去外婆的小文之间的尖锐对立，展现这位落魄殡葬师与纯真小孤女之间水火不容的对峙。小文接连搅乱莫三妹的殡葬事务，使莫三妹的父亲老莫对他更加恨铁不成钢。第二阶段是他与小文关系缓和与相互帮助阶段，表现他对人生诸多事件产生新体验。小文意识到自己闯祸后主动设法弥补，请外婆生前舞伴和老莫帮助莫三妹。父子俩从对立转向和解。第三阶段是莫三妹与小文产生父女情的阶段。小文在莫三妹的殡葬公司生活得其乐融融。逝去的二哥的故事，令莫三妹对人生产生了新体会。父亲去世，莫三妹从逝者的旁观者变成家属，对父亲的骨灰所做的绚烂烟花处理，象征着他与生与死有了全新领悟。小文被生母海菲带走，但逃回来指认莫三妹为“爸爸”，使他重新思索家庭和亲情，主动邀请海菲留下来，让观众对“这一家”的未来产生新的理想。这样层层递进的三个阶段，让莫三妹的转变过程令人信服。

交织于上述纵向叙事中的，是多重人生价值理念的横向缠绕。首先是生与死的理念。全片把死放在人生头等大事的位置，如外婆死亡之于小文、父亲死亡之于莫三妹、莫三妹前女友熙熙丈夫老六死亡之于熙熙，都影响巨大。实际上，对死的认识始终离不开对生和生存的认识，如待产的熙熙在老六惨死后跪求莫三妹帮助复原亡夫遗体，而莫三妹出于对新生命的敬畏和同情之心忍痛答应。莫三妹重新思考爱与恨、善与恶、负责与逃责等一系列价值理念。对父亲及死去二哥的爱与怨恨，对熙熙及其丈夫的爱与怨恨，还有对周围邻里（如婚庆店夫妻）和社会（如幼儿园）的善与恶念，对家庭和职业的负责与逃责，多重人生价值理念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莫三妹的激变。

位于人物及事件背景板的，则是一系列丰富繁复的符号。这里有殡葬符号，如寿衣、棺材、骨灰盒、黄纸、火盆、纸人等；有殡葬店紧邻婚庆店的婚庆符号，如金首饰、婚纱、囍字、吉祥果、礼服、灯笼、礼花等；有百姓日常生活符号，如麻将、结婚证、房产证、留有外婆录音的儿童手表电话等；最后还有地域生活符号，如大量使用的武汉方言、四川方言等。众多符号化系统高密度叠加，为莫三妹的性格养成及其激变设置了合理化情境。

全片呈现出以喜剧风格开端逐渐转向正剧的风格嬗变轨迹。因突然失去外婆而焦虑的小文搅乱了多起殡葬事务，殡葬店与婚庆店被安排为紧邻，都带来喜剧感。特别是莫三妹携带房产证去向熙熙求婚以及后来为领养小文而想向女合伙人银白雪表白时，分别遇到老六和另一合伙人王建仁，他们都向莫三妹宣布他们“在一起”了。这些喜剧场景给莫三妹的人生增添了挫败感，但也是这些强烈刺激，使莫三妹产生了严肃地思考人生和为之奋斗的愿望和行动，助推了他身上爱、正义、同情等品质的生长，显示出影片的正剧化风格。

该片折射出当代普通市民向善向好的生活态度和向上向前的人生奋斗意向。正如老莫所说：人生是一本书，总会翻到最后一页，有时是打句号，有时是打省略号。没人能一直陪着你，但总会有人陪你，关键还是应当有圣人一样的严肃和仁厚态度。一位普通市民未必能成为圣人，但只要正确的人生态度，就能在生死、爱恨、善恶、负责与逃责等选择面前作出正确的决定并付诸行动，最终品尝到人生的美好滋味。这正是这部影片带给观众的启示。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电影《人生大事》海报。出品方供图

专家研讨创新技术与科幻电影

本报电(记者苗春)“创新技术赋能中国科幻电影发展”主题沙龙日前于线上举办。活动由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与影视融合办公室、中国作家协会联络部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幻研究中心、中国科普作协协办。来自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围绕“创新技术与中国科幻电影”的话题进行了讨论。

专家们认为，科幻电影与科学技术、国家战略和具体国情紧密相关，特定的文化和民族心理影响科幻电影的发展。优秀的科幻电影不断探索对人类终极关怀的哲学命题，表达人对信仰的坚守和“爱”的主题。技术的发展提高了观众对科幻影视视听价值和奇观满足的期待值。科幻电影是技术的驱动因，也是技术的受益者。科幻电影的理论探讨需要回归中国科幻电影的创作和生产语境，更好地表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并根据中国电影工业的实际情况，让“软科幻”和“硬科幻”相结合。